

開明活葉文選

學校

級學生全三破

夫停燈于缸，先燄非後燄，而明者不能見；藏山于澤，今形非昨形，而智者不能知。夫天迴日轉，其謝如矢，驥裏迅足，弗能追也。人之短生，猶如石火，炯然以過，惟立德貽愛爲不朽也。

昔之君子，欲行仁義于天下，則與時競馳。不吝盈尺之璧，而珍分寸之陰。故大禹之趨時，冠掛而不顧；南榮之訪道，踵跡而不休。仲尼栖栖，突不暇黔；墨翟遑遑，席不及煖。皆行其德義，拯世救溺，立功垂模，延芳百世。

今人進不知臭腐榮華，剗絕嗜慾，被麗絃歌，取媚泉石。退不能披策樹勳，毗贊明時，空蝗梁黍，枉沒歲華。生爲無聞之人，歿成一棺之土，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！

歲之秋也，涼風鳴條，清露變葉，則寒蟬抱樹而長叫吟，烈悲酸慙于落日之際。何也？哀其時命，迫于嚴霜，而寄悲于苑柳。今日向西峯，道業未就，鬱聲于窮岫之陰，無聞于休明之世，已矣夫！亦奚能不霑衿于將來，染意于松煙者哉！

送橘啟

劉峻

南中橙甘，青鳥所食。始霜之旦，采之風味照座，
劈之香霧噴人。皮薄而味珍，脈不黏膚，食不留滓。甘
踰萍實，冷亞冰壺。可以薰神，可以芼鮮，可以漬蜜。甞
鄉之果，寧有此邪？

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；而人物之生，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。故語心之德，雖其總攝貫通，無所不備，然一言以蔽之，則曰仁而已矣。請試詳之：蓋天地之心，其德有四，曰『元、亨、利、貞』，而元無不統，其運行焉，則爲春夏秋冬之序，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。故人之爲心，其德亦有四，曰『仁、義、禮、智』，而仁無不包。其發用焉，則爲愛恭宜別之情，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。故論天地之心者，則曰乾元坤元，則四德之體用，不待悉數而足。論人心之妙者，則曰仁人心也，則四德之體用，亦不待遍舉而該。

蓋仁之爲道，乃天地生物之心，卽物而在。情之未發，而此體已具；情之既發，而其應不窮。誠能體而存之，則衆善之源，百行之本，莫不在是。此孔門之教，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。其言有曰『克己復禮爲仁』，言能克去己私，復乎天理，則此心之體無不在，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。又曰『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』，則亦所以存此心也。又曰『事親孝，事兄弟，及物恕』，則亦所以行此心也。又曰『求仁而得仁』，則以讓國而逃，諫伐而餓，爲

能不失乎此心也。又曰『殺身成仁』，則以欲甚於生，惡甚於死，爲能不害乎此心也。此心何心也？在天地則盎然生物之心，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，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。

或曰：『若子之言，則程子所謂「愛情，仁性，不可以愛爲仁」者非歟？』曰：『不然。程子之所論，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；吾之所論，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。蓋所謂性情者，雖其分域之不同，然其脈絡之通，各有攸屬者，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！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，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，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，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，不亦誤乎？』

或曰：『程氏之徒，言仁多矣；蓋有謂愛非仁，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。亦有謂愛非仁，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。今子之言若是，然則彼皆非歟？』曰：『彼謂物我爲一者，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，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。彼謂心有知覺者，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，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。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，與程子所謂愛不可以訓仁者，則可見矣。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？抑泛言同體者，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，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。專言知覺者，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

之味，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。一忘一助，二者蓋胥失之。而知覺之云者，於聖門所示「樂山」「能守」之氣象，尤不相似，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。」

因並記其語，作仁說。

論語弟子問仁

顧淵問仁子曰：『克己復禮爲仁；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爲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』顧淵曰：『請問其目。』子曰：『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』顧淵曰：『回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』

仲弓問仁子曰：『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。』仲弓曰：『雍雖不放，請事斯語矣。』

司馬牛問仁子曰：『仁者其言也訥。』曰：『其言也訥，斯謂之仁已乎？』子曰：『爲之難，言之得無訥乎？』

原君

黃宗義

有生之初，人各自私也，人各自利也；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，有公害而莫或除之。君人者出，不以一己之利爲利，而使天下受其利；不以一己之害爲害，而使天下釋其害；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。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，又不享其利，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。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，許由、務光是也。入而又去之者，堯、舜是也。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，禹是也。豈古之人有所異哉！好逸惡勞，亦猶夫人之情也。

後之爲人君者不然。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，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，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，亦無不可。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，不敢自利，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。始而慚焉，久而安焉；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，傳之子孫，受享無窮。漢高帝所謂『某業所就，孰與仲多』者，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！

此無他，古者以天下爲主，君爲客；凡君之畢世所經營者，爲天下也；今也以君爲主，天下爲客。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，爲君也。是以前未得之也，屠毒天下之肝腦，離散

天下之子女，以博我一人之產業，曾不慘然曰：『我固爲子孫創業也！』其既得之也，敲剝天下之骨髓，離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奉我一人之淫樂，視爲當然曰：『此我產業之花息也！』

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！向使無君，人各得自私也，人各得自利也。嗚呼，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！

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，比之如父，擬之如天，誠不爲過也。今也天下之人怨視其君，視之如寇讎，名之爲獨夫，固其所也。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，至桀紂之暴，猶謂湯武不當誅也，而妄傳伯夷、叔齊無稽之事，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，曾不異夫鼠首。豈天地之大，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！

是故，武王，聖人也；孟子之言，聖人之言也。後世之君欲以『如天如父』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，皆不便於其言，至廢孟子而不立，非導源於小儒乎！

雖然，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，傳之無窮，亦無怪乎其私之也；既以產業視之，人之欲得產業，誰不如我？攝絨膝，固局鑄，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，遠者

數世近者及身，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！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，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：『若何爲生我家！』痛哉斯言，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，有不廢然摧沮者乎！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，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，許由務光非絕塵也；不明乎爲君之職分，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，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。然君之職分難明，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，雖愚者亦明之矣。

申明科禁詔

漢明帝

昔曾閔奉親，竭歡致養。仲尼葬子，有棺無槨。喪貴致哀，禮存寧儉。

今百姓送終之制，競爲奢靡。生者無擔石之儲，而財力盡於墳土；伏臘無糒，而牲牢兼於一奠。糜破積世之業，以供終朝之費。子孫飢寒，絕命於此。豈祖考之意哉！

又，車服制度，恣極耳目。田荒不耕，游食者衆。有司其申明科禁，宜於今者，宣下郡國。

博愛之謂仁，行而宜之之謂義，由是而之焉之謂道，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。仁與義爲定名，道與德爲虛位，故道有君子小人，而德有凶有吉。

老子之小仁義，非毀之也，其見者小也。坐井而觀天，曰天小者，非天小也；彼以煦煦爲仁，孑孑爲義，其小之也則宜。其所謂道，道其所道，非吾所謂道也；其所謂德，德其所德，非吾所謂德也。凡吾所謂道德云者，合仁與義言之也，天下之公言也。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，去仁與義言之也，一人之私言也。

周道衰，孔子沒，火于秦，黃老于漢，佛于晉，魏梁隋之間。其言道德仁義者，不入於楊，則入於墨；不入於老，則入於佛；入於彼，必出於此。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；入者附之，出者汙之。噫！後之人，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，孰從而聽之？老者曰：『孔子，吾師之弟子也。』佛者曰：『孔子，吾師之弟子也。』爲孔子者，習聞其說，樂其誕而自小也，亦曰『吾師亦嘗師之』云爾。不惟舉之於其口，而又筆之於其書。噫！後之人，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，其孰從而求之？甚矣人之好怪也，不求其端，不訊其末，惟怪之欲聞。

古之爲民者四，今之爲民者六；古之教者處其一，今之教者處其三。農之家一，而食粟之家六；工之家一，而用器之家六；賈之家一，而資焉之家六；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！

古之時，人之害多矣。有聖人者立，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；爲之君，爲之師，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；寒，然後爲之衣；飢，然後爲之食；木處而顛，土處而病也，然後爲之宮室；爲之工以贍其器用；爲之賈以通其有無；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；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；爲之樂以宣其湮鬱；爲之政以率其怠倦；爲之刑以鋤其強梗；相欺也，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；相奪也，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；害至而爲之備；患生而爲之防。今其言曰：『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；剖斗折衡，而民不爭。』嗚呼！其亦不思而已矣！如古之無聖人，人之類滅久矣。何也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溼也，無爪牙以爭食也。是故君者，出令者也；臣者，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；民者，出粟米麻絲，作器皿，通貨財，以事其上者也。君不出令，則失其所以爲君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，則失其所以爲臣；民不出粟米麻絲，作器皿，通貨財，以事其上，則誅。今其法曰：必棄而君臣，去而父子，禁

而相生相養之道，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。嗚呼！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！帝湯文武周公孔子也；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，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！帝之與王，其號雖殊，其所以爲聖一也；夏葛而冬裘，渴飲而飢食，其事雖殊，其所以爲智一也。今其言曰：『曷不爲太古之無事。』是亦責冬之裘者曰：『曷不爲葛之易也；責飢之食者曰：『曷不爲飲之易也。』

傳曰：『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；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；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。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，將以有爲也。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，滅其天常，子焉而不父其父，臣焉而不君其君，民焉而不事其事。孔子之作春秋也，諸侯用夷禮則夷之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。經曰：『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。』詩曰：『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懲。』今也舉夷狄之法，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，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！

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？博愛之謂仁，行而宜之之謂義，由是而之之謂道，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。其文詩書易春秋，其法禮樂刑政，其民士農工賈，其位君臣父子師

友，賓，主，昆，弟，夫，婦，其服麻絲，其居宮室，其食粟，米，果，蔬，魚，肉，其爲道易明，而其爲教易行也。是故以之爲己，則順而祥；以之爲人，則愛而公；以之爲心，則和而平；以之爲天下國家，無所處而不當。是故生則得其情，死則盡其常，郊焉而天神假，廟焉而人鬼饗。曰：斯道也，何道也？曰：斯吾所謂道也，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。堯以是傳之舜，舜以是傳之禹，禹以是傳之湯，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，文武周公傳之孔子，孔子傳之孟軻。軻之死，不得其傳焉；荀與揚也，擇焉而不精，語焉而不詳。由周公而上，上而爲君，故其事行；由周公而下，下而爲臣，故其說長。

然則如之何而可也？曰：不塞不流，不止不行。人其人，火其書，廬其居，明先王之道，以道之，鰥，寡，孤，獨，廢疾者有養也，其亦庶乎其可也。

秋聲賦

歐陽修

歐陽子方夜讀書，聞有聲自西南來者。悚然而聽之，曰：『異哉！初淅瀝以蕭颯，忽奔騰而砰湃，如波濤夜驚，風雨驟至。其觸於物也，鏗鏘錚錚，金鐵皆鳴；又如赴敵之兵，銜枚疾走，不聞號令，但聞人馬之行聲。』

余謂童子：『此何聲也？汝出視之！』童子曰：『星月皎潔，明河在天，四無人聲，聲在樹間。』余曰：『噫嘻，悲哉！此秋聲也，胡爲乎來哉？』

『蓋夫秋之爲狀也，其色慘澹，煙霏雲斂；其容清明，天高日晶；其氣慄冽，砭人肌骨；其意蕭條，山川寂寥。故其爲聲也，淒淒切切，呼號奮發；豐草綠縟而爭茂，佳木蔥蘢而可悅；草拂之而色變，木遭之而葉脫。其所以摧敗零落者，乃一氣之餘烈。夫秋，刑官也，於時爲陰；又兵象也，於行爲金。是謂天地之義氣，常以肅殺而爲心。天之於物，春生，秋實，故其在樂也，商聲主西方之音，夷則爲七月之律。商，傷也，物既老而悲傷；夷，戮也，物過盛而當殺。嗟乎！草木無情，有時飄零；人爲動物，惟物之靈。百憂感其心，萬事勞其形，有動乎中，必

搖其精。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，憂其智之所不能，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，黝然黑者爲星
星。奈何非金石之質，欲與草木而爭榮！念誰爲之戕賊，亦何恨乎秋聲！

童子莫對，垂頭而睡。但聞四壁蟲聲唧唧，如助予之歎息。